

文章编号:1673-1751(2007)01-0063-05

《百年孤独》的双重文本与圣经隐喻

孙彩霞^{1,2}

(1.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60062; 2.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百年孤独》有历史和宗教两个文本。其一是通过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兴衰表现拉丁美洲从原始村落到殖民时代的漫长历史,其二是变形运用圣经话语,通过对圣经文本的援引和变异,表达神性烛照下的另外意义。双重文本的运用是为表明马尔克斯对拉美历史的神性认识,思考拉美在西方神学语境中的处境和选择。

关键词:《百年孤独》;乐园;惩罚;隐喻

中图分类号:I73.074 **文献标识码:**A

马尔克斯曾说:“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可以说是拉丁美洲历史的翻版。”可见《百年孤独》首先是一个世俗的历史文本,表现了拉丁美洲百年的历史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除了这个历史文本外,《百年孤独》中还有一个与圣经对应的神圣文本。马尔克斯变形运用了许多圣经话语,诸如该隐杀弟、神圣预言、乐园、上帝、撒但、新天新地等,形成了与《圣经》有意味的对应,目的是要通过对圣经文本的援引和变异,重构神圣文本以适应历史语境,使哥伦比亚历史获得神性烛照的另外意义,从而探索拉美在西方宗教冲击下的处境和选择。

1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该隐杀弟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之所以逃离家乡,是因为杀死了阿吉拉尔,这一行动带有该隐的特征。《创世记》记载,该隐杀死亚伯后,上帝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上帝给该隐做标记,并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应7倍”。(《创世记》4:9-15)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杀了阿吉拉尔后自行流放,该隐的标记在上校的17个儿子身上最为明显地说明了这一家族罪的延续。神父给17个孩子额上画的灰十字怎么也洗不掉。多年以后,他们被上校的仇敌全部杀死,而且全是被射中了灰十字。

除了该隐的罪,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还犯有社会性的罪,他娶了自己的堂姐妹,这罪并非源于他们,但将跟随他们整整7代。因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既明显带有该隐的特征,又与该隐有根本不同。他带着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来自对上帝意志的违抗,而是来自社会性的犯罪。

另外一点不同是,与得到上帝应许的以色列人不同,在霍塞、阿卡迪奥和布恩迪亚领导的族群中没有上帝和上帝的应许:“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的一些和他同样年轻的朋友,因为向往冒险生活,也丢下了房屋,带着妻儿,朝着那块谁也没有许诺给过他们的土地进发。”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是与《圣经》相违背的另一个传统,他们没有上帝的许诺,也没有可能恢复与上帝的关系。

显而易见,马尔克斯通过将《圣经》文本重新编码运用于作品,希望展示出这种不协调当中的意味。《百年孤独》中的历史起源类似于神话结构中所谓的“血缘婚”,文化英雄往往因为血缘婚配而与社会违连,从而使业已奠定的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遭受破坏,神话学称之为“混沌之源”。乌苏拉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的犯罪和受罚与此类似,是社会禁忌与文明的冲突。马尔克斯以欧洲的神话模式写作了这段蒙昧的历史,将《圣经》的罪性移植在可信的哥伦比亚语境中,表现出拉美大陆自身的文化特色。

2 马贡多:永远的伊甸

如果说对罪性的认识还不足以抑制犯罪的继

收稿日期:2006-12-11

作者简介:孙彩霞(1973-),女,河南许昌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续,那么对惩罚的恐惧却鼓动人们期待一个新的乐园式历史的开始。马贡多小镇似乎是布恩迪亚家族建立的一个纯洁的新乐园:

他们在泥沼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月之后,一天晚上,在离开遇见最后几个土著居民的地点很远的一条砾石累累的小河边安了营,那小河的河水像一股冰凉的水晶的激流。……那天晚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做了一个梦,梦见在这个地方建起了一座喧闹的城市,城里的房屋都用镜子作墙壁。他问那是什么城市,人家告诉他一个从未听过的、毫无意思的、但梦中听来却很神奇的名字:马贡多。(第17页)

“镜子城”马贡多与《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对应。保罗曾说,人们看新耶路撒冷“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书》13:12)。约翰也曾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内的街道是精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启示录》21:12-21)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在梦中看到的镜子城就是他的“新耶路撒冷”,在吉卜赛人幽暗的帐篷里,他再次发现了这个完美的立方体,那是一个巨大的冰块。他像朝拜神灵一样触摸这冰块。镜子城与冰块之间有微妙的联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始终未能揭开梦里用镜子作墙的房子这个谜,直到那一天他认识了冰块,才自以为懂得了这个谜的深刻意义。”镜子城、冰块正是新耶路撒冷的预言,但镜子城带有罪性的历史。墨尔基阿德斯为马贡多设想了摒弃家族罪性的另一个未来,却被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拒绝了:

有一天晚上,他(墨尔基阿德斯)自以为找到了一则有关马贡多的未来的预言。说马贡多将成为一座光明的城市,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房子,而布恩迪亚家族的血统将在那里销声匿迹。“这搞错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不禁吼了起来,“不是什么玻璃房子,是冰屋子,我梦见过的。布恩迪亚家总会有一个人活着,至少一个要世代传下去。”(第38页)

挪亚方舟并没有拯救家族,“新耶路撒冷”最终成了反讽,在家族历史的尾声,墨尔基阿德斯指

点第六代奥雷良诺去寻找的《梵文入门》就在《解放耶路撒冷》和《密尔顿诗选》之间,“解放耶路撒冷”和“密尔顿诗选”对主题有明显的暗示,耶路撒冷是圣城,密尔顿最著名的诗是《失乐园》和《复乐园》。

墨尔基阿德斯预言的“新耶路撒冷”被弃置一旁,没有上帝应许的族群开始自己建设乐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既是始祖,又是文化英雄。马贡多俨然是一个新的乐园,其中的河流、树木、阳光、鸟雀与伊甸乐园极为相似:“耶和華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创世记》2:8-10)马贡多就是新乐园:“这块天地如此之新鲜,许多东西还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圣经》形容伊甸园时也说:“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世记》2:19-20)

在对马贡多的描述中有许多取自《圣经》的话语,但其中也有不同。家族历史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混沌世界需要神建立秩序,而是社会性的犯罪引起了良心的剧痛。他们的离开部分是为赎罪,但更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建立了自己纯净的乐园,但是在平等分享财富与共同劳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上帝应许的基础上。

如果说最初对《创世记》的援引表明拉美新开端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身上带着的历史罪性,他希望超越这种记忆,但又陷入了另一种痛苦,那就是与世隔绝。在一次寻找出海口的远征中,他们看到了一艘大帆船。1967年5月,《百年孤独》第一版封面上印着的就是这只帆船,它的出现预言了同样远征而陷入困境的马贡多。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想迁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去,可乌苏拉阻止了他。她说:“我们得留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生了一个儿子。”霍塞反对说:“我们还没有死过一个人呐,一个人只要没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第10页)他们没有一个亲人死去,可又

生了一个孩子。作者显然要说明他们面临的困境,既想重建乐园又不能与有罪的历史割断联系。因此,新乐园带着罪恶的标记,它是历史的重复和未来的预演。

3 墨尔基阿德斯:上帝

吉卜赛人是《百年孤独》中很重要的主题性象征,这种象征通过一再重现,贯串整个作品,它与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吉卜赛人的理解是解读《百年孤独》奇特结构与叙述时态的真正钥匙。作品中有两群吉卜赛人:以墨尔基阿德斯为首的知识启蒙的吉卜赛人和罪恶诱惑的“另一群”。人们拒绝罪恶诱惑,听从智性的引导:“大伙儿不准许吉卜赛人在镇子里安营,并且从此不准他们到镇子里来,因为在大家看来,他们是淫逸和堕落的传布者。不过,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明确表示,镇子的大门将永远为墨尔基阿德斯敞开,因为他们那渊源千古的智慧和神奇超凡的发明为镇子的兴旺做出过贡献。”(第27页)

墨尔基阿德斯在书中的表层功能是以羊皮书预言了家族的宿命,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吉卜赛智者,一个炼金术士、先知和历史学家的混合体,或者说是一个现代牧师,在精神上引导了马贡多。

第一次出现在马贡多时,他便说:“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关键在于怎样唤起他们的灵性。”(第1页)他自遥远世界带来的发明创造鼓动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狂热的想象力和执着的探索精神。墨尔基阿德斯钦佩他的才智和毅力,送给他一间炼金试验室。作者说:“这对村子的未来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4页)

炼金试验室是墨尔基阿德斯在家族中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墨尔基阿德斯是神和人的中介,就像许多先知,对他的记忆遗传为家族的共同意识。男人们要么是从就随上代人在银匠间里接受过熏染,要么是在尘世间经历了情欲和战乱的历练后回到银匠间找寻生命的单纯之美。“这里听不见嘈杂声,看不到人们来回忙碌,光线充足”(第63页),“空气好像比家里任何地方都清新”(第173页),这是家族精神崇拜的一个圣地。

家族的第一代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受墨尔基阿德斯影响最大,第二代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从小就喜欢钻研炼金术,17个儿子一夜之间全部被杀后,他曾躲进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寻求精神慰藉。多年的戎马生活后,心灰意冷的他又在这儿找到了生命的宁静和最后的体面。

第三代阿卡迪奥曾在马贡多执掌大权,残暴专制,但他原来也“跟奥雷良诺学习银匠手艺,同时跟他学习读书和写字”(第38页)。

第四代奥雷良诺第二投入破译手稿的工作,但不久就受到情欲的诱惑,“是她把他引出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她给他引进了生活的欢乐,激起他纵情狂欢和肆意挥霍的乐趣,结果把他里里外外都变成了一个她自少女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男子”(第149页),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情妇纵情狂欢,但在大雨后放弃了情欲,而这正是源于对墨尔基阿德斯的回忆。

第四代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年轻时沉湎于斗鸡和嫖妓,大罢工失败后也躲进了工作间:“他在神奇的光、哗哗的雨声和一种觉得自己能不被看到的感觉的庇护下,得到了他前半辈子中一刻也没有享受过的安宁。”“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读着那些无法看懂的羊皮纸。他被一种天使之光照耀着。”(第227-228页)

第五代霍塞·阿卡迪奥在发现金子以后的堕落生活中,“有时也会怀念这个家族的过去,也会为墨尔基阿德斯这个房间的破败担心。”(第271页)

第六代奥雷良诺因其私生子的身份而在幽禁中长大,以读羊皮书抵御对姑妈阿玛兰塔·乌苏拉炽热的爱情,又在妓女和羊皮书之间左右摇摆:“那个时期奥雷良诺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墨尔基阿德斯的羊皮书到尼格鲁曼塔的小床,他在那个虚幻的小妓院里找到了一种医治胆怯的蠢办法”。(第279-281页)

墨尔基阿德斯和他的炼金试验室时隐时现地穿行于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引领他们抛却芸芸众生的尘世之感,不断走向理性和智性之思。他在故事中又在故事外,是预言也是终结,这一点很像《圣经》中的上帝,他从一开始就统辖全局,预言未来,他参与世界发展的全过程,又在世界末日

等待世人被带到他面前。墨尔基阿德斯留下来的羊皮纸卷则像《启示录》所说的“有七印的书卷”，约翰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持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5:1-10）羔羊基督从神手里接过这无人敢接的书卷，人类的未来就要揭幕。马尔克斯将《启示录》中的书卷运用于《百年孤独》，也暗示了书卷中揭示的家族命运，但这命运不是走向耶稣的拯救，而是走向最后的毁灭。

4 宗教的本土化与拉美语境

宗教线索和历史线索在《百年孤独》中相互映衬，表达了作者的两种视角和两种拯救模式。回归历史的拯救是不可能的，而宗教也不能实现对拉美的拯救。

在拉美的语境里观照上帝是很困难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要用铜版摄影为上帝的存在寻找科学依据：“他相信只要上帝存在，迟早会被摄下来，如果确实摄不下来，那就应该永远排除上帝存在的假设。”（第37页）但他始终没能成功；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上校17个儿子额头上画的灰十字只是让敌人更准确地杀死他们，所以上校指控神父是帮凶；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决定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为了筹钱，他竟离地12厘米喝下一杯巧克力浓茶；菲南达曾说她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圣人，是基督徒中的

伟人之一，圣墓会的绅士，他能直接从上帝那儿取得特权，使他在陵墓中完好无损，他的皮肤会像新娘的丝缎那样光洁，他的眼睛像绿宝石一样晶莹剔透”，但她的父亲在第十个圣诞节时，寄来了自己的尸体：“穿了一身黑衣服，胸前放着耶稣受难像，他的皮肤胀得破裂了，发出打呼噜时的响声，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他整个身子浸在泛着泡沫、发出噗噜噗噜响声、用火煮着的汤里，翻滚的泡沫犹如鲜亮晶莹的珍珠。”（第157页）

罪恶蔓延，上帝似乎已经远去，甚至天使也被人们当作了怪物：“它的双手光洁而灵巧，眼睛大而朦胧，肩胛骨上有一对有力的翅膀的残痕，已经结了疤长上了老茧，大概是让农夫的斧头砍断的。人们把它的脚踝捆住，倒吊在广场的扁桃树上，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第251页）

确切地说，上帝从来没有远离过马贡多。当小镇上的人们全都得了健忘症和失眠症时，“在通往沼泽地的路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马贡多，镇中心的街道上挂着一块更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存在”（第34页）。一生放荡无度的奥雷良诺第二和佩特拉·科特在失去了大量的财富和旺盛的情欲以后，把仅有的一张牛皮卖掉做了彩票，上面印着的竟然是“上帝的彩票”（第247页）。奥雷良诺第二大清早就到镇子里去卖彩票，“‘这里是神圣的上帝！’他高声叫着，‘别错过机会了，一百年才来一次的上帝！’他高声叫着，‘别错过机会了，一百年才来一次的上帝呀！’”（第255页）

可是人们还是错过了上帝，就像马尔克斯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长翅膀的老头》中描写的那样，那位落魄的天使被人们围观又被老夫妇圈养起来挣钱，最后挣扎着飞回了天空。马尔克斯一再失望地表明，西方的话语和宗教无力拯救拉美。

《百年孤独》借用了《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结构模式，其间也贯穿着《圣经》最显著的精神线索，即罪恶—惩罚—拯救的U型结构，但也有根本的不同。马尔克斯运用拉美和欧洲双重文化的视角，希望击穿两种文明厚重的历史隔膜，在全新的文化关照下审视拉美的历史和面对世界的选择。他选择了《圣经》作为两种文明对话和冲突的语境，将拉美的历史纳入《圣经》

的文化模式,同时表现欧洲文明在拉美面临的尴尬。

《百年孤独》以双重文本的深层结构提出了严峻的问题,那也正是拉美一直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对历史的淡忘。霍塞·阿卡迪奥第二死前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要永远记住,有三千多人,他们把尸体扔到了海里。”(第257页)但是马尔克斯在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对历史徒劳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第一次远征时,作者就暗示出了这一点:“远征队的人们置身于这个在很久之前就已存在的、潮湿而寂静的天堂之中,对远古的联想使他们感到压抑,他们不能往回走,因为那里有一种新的植物转眼间就会长大起来,不一会儿就会把他们边走边开的小路封闭了。‘没关系’,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说,‘重要的是不要迷失方向’。”(第8页)

其次是面对欧洲文明。它的力量强大得令拉美无力认识也无法抵御:“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来寻找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是仁慈之辈。这些人有着过去只是属于上帝的威力。”(第166页)外来文明起初确曾启发了拉美的智慧,但接着就带来了新的罪恶:“成群结队的冒险家们挤满了碰运气的赌台和打靶子的摊子,挤满了占卜

和圆梦的小胡同,……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竟如此之大,连马贡多的老居民也得早早起来,以便仔细认认他们自己的镇子了。”(第167页)

《百年孤独》的双重文本表明,纯粹拉美的和纯粹欧洲的拯救方式都不足以使拉美突破自身的孤独,与世界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面对历史的忧伤记忆,面对世界的强烈冲击,马尔克斯希望同时占有并超越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体系,升华出一种新型的、更富生命力的拯救方式。这是后殖民时代的使命,它不是简单地将拉美人的世界纳入欧洲人的认识视野,也不是将欧洲人的认识方式强加给拉美人民,而是展示两种方式对拯救拉美的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M]. 王琳琳译. 延边: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
- [2] 叶·莫·梅列金斯基. 神话的诗学[M]. 魏庆征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0.
- [3]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4] 热奈特. 新叙事话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THE DOUBLE VERSIONS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 BIBLE METAPHORS

SUN Cai-xia^{1,2}

(1.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60062,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has two texts,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One text presents the long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from primitive village to the colonial era by describ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ourn family. The other text cites the words of the Bible in a deformed way to expr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ods bearing candles. The double versions show Marquez's godlik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and his thinking on Latin America's plight and options in western theology.

Key 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paradise; punishment; metaphor